

美国动画片中对异域文化再现的探究

杨 明

文化是一个群体(国家或民族)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、理念、行为、风俗、习惯,以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。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,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,逐渐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。美国也是世界上经济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之一,这一切都使得美国人非常自信。美国的民族性格崇尚依靠自己的双手来努力奋斗,因此养成了他们独立、自主的性格和开放的社会观念。他们自由奔放,乐于接受新鲜事物,敢于冒险,积极进取。

美国动画片中体现的文化精神也是如此。通过美国动画人多年坚持不懈的执著探索,美国动画片逐渐形成了娱情眩目的鲜明特色:情节曲折,生动有趣;卡通形象鲜活夸张,人物性格鲜明;音乐优美动听,引人入胜;数字技术与电影技术结合,画面逼真近乎完美;非常注重细节的刻画,雅俗共赏,适合绝大多数观众的审美口味。美国动画为动画艺术宝库塑造了大批经典形象:猫和老鼠、米老鼠和唐老鸭、怪物史莱克、大力水手等都是家喻户晓的卡通明星。谈到美国动画片,“迪斯尼”无疑是它的代表。从1990年至今,美国动画所有的票房纪录几乎都是由迪斯尼公司一手包办的(参见易娟《美国动画片的娱情眩目功能》)。

美国动画以其自由的游戏感和童真式的品格,通过喜剧化充满噱头的情节设置,以及对于传统与权威的置疑和反叛,来体现美国动画片中共有的精神特质。其实,任何一部艺术作品的创作主体都离不开其内在的民族特性的限制,在作品中更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某些民族特征。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,血缘的混合和文化思想的交融不断给这个新生的国家增添活力。美国的文化基本是综合欧洲和其他世界各国的文化而产生的,正因如此,美国的文化呈现出了多样性、综合性、现代性的特点。这些特点也在动画片中体现出来:动画片的故事大多是改编自欧洲、亚洲的经典名著和童话。如《白雪公主》、《灰姑娘》等都是改编自德国的《格林童话》,《狮子王》来自英国文豪莎士比亚的《哈姆雷特》,《钟楼怪人》源于法国作家雨果的《巴黎圣母院》,《花木兰》则来自

中国北朝民歌《木兰辞》等等。这些其他国家文化的资源在美国人的手中成为了商品加工的原料,并在这些基础之上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卡通明星,还总结出了一套典型的美国式的商业化的叙事方法和镜头语言(参见李蕊《中国动画不能丢弃民族文化》)。

我们分别以迪斯尼动画片中的经典剧目《花木兰》和《狮子王》为例,分析美国动画片对异域文化的成功移植、结合与再现。

我们先看《花木兰》。花木兰女扮男装、替父从军的传奇故事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。从北朝民歌《木兰辞》开始,花木兰这一艺术形象便一直活跃在戏曲、说书等各种艺术形式中。迪斯尼电影公司拍摄的《花木兰》,使其在动画形式中获得了新的生命,首次在美国公映即夺得了“全美电影票房排行榜”的冠军。该片在我国同样也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普遍欢迎。仔细分析该片,首先会发现故事情节上得到了补充和完善。把《木兰辞》中“万里赴戎机,关山度若飞。朔气传金柝,寒光照铁衣。将军百战死,壮士十年归”这段区区三十字一笔带过的十年苦战经历重新构建,植入了大段原著中并没有的新鲜元素,如木兰相亲、参军受训、雪地鏖战和皇城救驾等重要情节,展现了规模宏大、触目惊心的战争场面。尤以雪地作战的场景最为神奇:画面上成千上万的匈奴骑兵铺天盖地而来,而花木兰则挟着火炮迎敌而上,炮击山顶导致雪崩,转眼间将单于的千军万马掩埋得干干净净。场面恢弘,酣畅淋漓,三维动感令人目眩神迷,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和感染力!这些不仅大大丰富了影片的思想内容,还进一步增强了影片的生动性和吸引力(参见毕耕、李冬青《〈花木兰〉迪斯尼演绎的东方传奇》)。其二,中国女英雄经过迪斯尼的重新包装后,充满个性、自觉和自尊,夹带着现代女权主义者的传奇神采。她表明了美国人对女性独特的欣赏角度,也是迪斯尼吸引全球观众、迎合女权主义思潮的文化策略。第三,就是被广大中国观众所诟病的看似荒唐的情节,在电影中看到木须龙翻阅当代报纸,木兰吃香肠煎蛋的早餐,祖先神灵和着摇滚乐起舞。其实,对动画片《花木兰》而言,其中所表现的已经不是

单纯的中国文化,也不是纯美国文化,它是一个文化的混合体。正如《花木兰》的副导演所说:“我们不会把它拍成一部中国片子,因为我不是中国人,我们有不同的感性和不同的叙事风格”(转引自刘来《从〈花木兰〉谈文化转换理论》)。相比之下,国产动画片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在形象塑造上的模仿痕迹就很明显了:祝英台的造型酷似花木兰,甚至在小河边主动亲吻梁山伯,一副敢爱敢恨的新时期西方女性形象,这招致很多国人感慨,为什么我们花费了很大的精力,却似乎没能很好地做到让人了解故事背后的文化层面的东西呢?

再说《狮子王》。该片根据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《哈姆雷特》改编而成,只不过把王子“哈姆雷特”拟物成狮子王“辛巴”了。迪斯尼只是借用了故事的大致脉络。动画片里没有了原著中的愁云惨淡、处处阴霾,也没有了哈姆雷特式的犹豫、彷徨、孤寂和处事的优柔寡断,也没有了最终王后、篡权的叔叔和王子本人相继离世的惨淡结局。《狮子王》中辛巴也有过犹豫、畏惧、怯懦,但这只是人生中难以避免的生活历练,所以渲染不多,更多演绎的是非洲大草原无尽的美丽风光,宏伟的、融合了非洲当地原始音乐的交响音画,这些都使得画面更加绚烂、华丽。故事的结局也是皆大欢喜——辛巴夺回了属于自己的一切,成为了草原上新的主人。《狮子王》被翻译成27种不同语言,在46个国家和地区都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,成为历史上最受欢迎的动画影片。这里,欧式阴柔抑郁、缠绵悱恻的悲剧故事,被美式的不怕艰辛、个人英雄主义的努力奋斗精神所取代,也进一步体现了美国人轻松、幽默、搞笑、乐观、自信的民族性格。反观中国动画片《宝莲灯》,虽然也借助于古老的神话,讲述一个英雄救母的故事,在影像风格和人物造型上也进行了现代审美的艺术加工,添加了一些现代元素,并增加了原作中不存在的小猴子形象。但故事本身过分忠实于原著,难以提高观众欣赏的兴致。影片中优美、抒情的插曲,和动画片本身的故事风格不搭调。凄美的故事在表面华美的画面里被“复述”,真正时代性、文化性的打动人的元素却不多见。对美式动画简单的模仿、运用又不太恰当,始终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,似乎是在讲述自己的文化,但又缺乏独特的叙事语言,最终失去了自己本来应有的价值和意义。

迪斯尼公司用高超的动画技术加上现代化的高科技手段,挥洒自如,尽情演绎了东、西方的不同经典故事。精妙的改编、现代元素和价值观的融入,以及艺术形象的时代革新,都使其内涵更加丰富,不仅体现出不同民族的文化认知能力,而且也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出不同文化的相互融合。那么,中国的动画电影从迪斯尼的成功中能获得怎样的启示呢?我认为:首先是敢于学习、善于活学活用,而不是形式上的简单模仿。齐白石说过:“学我者生,似我者死!”尤其在情节、场景、元素上要大胆创新。文化传统应该与时俱进,必然要有一个形成、强化和创生、自新、整合的过程。其次是创新和超越。我们在20世纪也有一系列为世人所瞩目、频频获取国际大奖的特色动画片,如《大闹天宫》、《小蝌蚪找妈妈》、《牧笛》、《哪吒闹海》、《骄傲的将军》、《山水情》等等,其中对传统经典的运用、精神内核的巧妙传达,至今令人称赞。在今天数码媒体的影像时代,文化上的借鉴、传承、突破,需要运用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去探索和创造。美国强大的动画创作原动力就是不断创新和颠覆,也就是说,昨天的旧船票肯定不会让你轻易登上今天的客船。第三,改变中国式“说教”的刻板,先做到好看、有趣、生动。否则,内容再好,形式不生动,尤其对少年儿童来说,肯定索然无味。当然,中国的动画片往往定位在少年儿童的年龄段,儿童喜欢好看,大人希望有寓意,两者为何不能“鱼与熊掌兼而得之”呢?为什么美国动画却能奉行“给一切愿意看的人看”,这是否值得中国动画人思考和借鉴呢?第四,脱离生活、自娱自乐、不考虑市场和受众意愿的制作,也是当今中国动画难以提高的重大障碍。其实技术上的效果都能做到,而重要的是,功夫在诗外!要抛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,对本民族和一切外来的优秀文化,都要善于发掘、融合、再现,赋予动画形象以时代的精神和全球性的价值观。总之,要有一切拿来为我所用的勇气。

本文为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骨干项目(SKQNGG10025)阶段性成果。

(作者单位 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)

栏目编辑 陈诗红 衣锦